



名家美文

黄山白玉兰

□ 庞井君

皖中初夏,黄花遍地,杜鹃盛开,可一过长江,景色就不同了。一路上,油菜花已远不如江北那样艳丽灼人,星星点点的黄色逐渐与草木的浓绿融为一体了;倒是山间的杜鹃多了起来,一团团,一片片,像燃烧的火一样夺目耀眼。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,看不到尽头,引起我对黄山的一串串遐想。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奇松、怪石、云海

山谷中星星碎碎的白色花朵洒落在黑色的山岩间。问了一下,路人说是野生的白玉兰,很多,与庭院中的玉兰也并不无多少不同。到了山上,雨是小了,雾却大了起来,远山近岭都隐没了,倒是沐浴在浓雾中那种清爽飘逸的感觉有些迥异。

未进入过的境界渐渐地把我融合于其中了。

站在莲花绝顶,云雾团团包围着我,隐去了四周的一切,隐去了脚下的万丈悬崖,也隐去了心里的恐惧。清冷的山风强劲地从我每一个细胞间的缝隙吹过,仿佛要把我整个躯体消解弥散在这莲花峰上似的。我静静地回味着这种感觉,体验着直面自然的孤寂和自由,任凭云雾在身边飘来绕去。世界是那样的静,静得能察觉到我生命变化的每一个瞬间,每一律动。我看到了旧的生命悄悄流逝,像那片飘走的云雾,渐渐远去;我看到了新的生命欣然而至,像那片飘来的云雾,渐渐渐近。这生命之流,流在山间,流在云端,流在树丛,流在石缝,流向未来,也流进了历史。循着时光的印迹,我看见了徐霞客就站在我面前沉思遐想。不!是陈子昂,是他一个人站在空旷的高台上呐喊抗争: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

独怆然而涕下!他那苍凉、孤寂和悲壮的心绪像闪电一样穿透了千年的历史时空,传到了莲花峰顶,传到了我的心里。从莲花绝顶往下走,雾还很大,风也很大。转过了一块硕大的岩石,一幅平生从未见过的图画清清爽爽地呈现在我的眼前,是白玉兰,是一朵朵冲破了云雾开放在对面黑色山岩上的白玉兰!我的眼睛为之一亮,心为之一动。那种感觉,好像是儿时跑了几十里山路,去看几个月看不上一场的电影,刚一进村口,就看见迎面挂在两棵大柳树间的乳白云银幕似的。那份喜悦,那份激动,深深埋藏在心底几十年,没想到让眼前这幅图画给唤出来了。

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?背景是大团大团的云雾笼罩下的黑色,而远处本该属于这个背景的东西都隐藏起来了。那是一种由黑色的山岩、欲吐绿的草木和墨绿色的松树融合在一起,调和在一起形成的黑色,是一种肃穆凝重中泛着光亮和灵气的黑色。在这黑色背景映衬下的白玉兰,像刚刚下过雨晴朗的夜空中的星星,闪烁着诱人的光芒。这光芒深邃而明亮,柔和而执著,神秘而亲切,直直地射入了我的心田,一下子拂走了我从峰顶带下来的那种苍凉孤寂的情绪。白玉兰的馨香也随云雾飘来,清新悠长,浸润着我的肌肤,涤荡着我的心灵。霜素凝鲜!我脑海里一下浮现出的就是这个词语。白色的花,鲜活明亮,清新润泽,柔美光洁,真如刚凝结了的霜一样,仿佛你朝它呵一口气,它们就会融化消逝似的。它们在这神幻般的世界里自由地生长了千万年,无拘无束,容不得一丝的束缚和压抑;它们被这清爽的云、高洁的风沐浴浸润了千百遍,容不得一丝纤尘的浸染;它们被黄山的神、莲花峰的仙每一分每一秒地精心呵护着,无忧无虑,容不得一点点外来的欺侮和轻薄。它们是美,是美的化身,美得像一群身着白衣的仙子,从云雾遮盖着的背景深处走来,走到我的面前,向我张开了灿烂的笑脸,但是在离我很近时,蓦然停住了,不动了。或许是因为我和它们之间隔着云,隔着雾,隔着万丈沟壑;或许是它们精确地测度好了展示给我的美的距离,美的视角;或许它们本性冷峻清高,不近俗人。而我这无处不受束缚的生命,有限时空存在的灵魂,虽渴望着自由,钦羨着美丽,追求着永恒,但却担心那太近的距离,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惊扰了它们,妨碍了它们的自由和美。呵,白玉兰!你这自由的精灵,你这永恒的存在,你这美的化身,在我之前、没我之后的千千万万年前生长开放在莲花峰上,而此时此刻,却就在我的眼前,我能够真切地与你相遇,是个运气,是个机缘。

天涯诗海

光影中

■ 萧宸

暮夜,杭州河坊街。被清脆的

锣声、鼓声吸引

挤进里三层外三层人群。灯火摇曳

半透明牛皮,伫立,扬琴、二胡一响

灵巧手指于幕布后似蝴蝶般婆娑

影窗,油灯下。花草、假山、楼阁

古色古香毕现,王实甫《西厢记》和他

“超脱了一切的爱情”的故事

再一次被唱述。一场邂逅

张生崔莺莺种下情缘

攀杏越墙于月下相会、

联吟、听琴

长亭又惜别。一身襦裙的崔莺莺,双手抬起

慢慢放下,目光凝视远方,“怕到黄昏,

忽地又黄昏”

在时间长河里,“忠贞的爱,

是一团无法扑灭的烈火”,普救寺揭穿阴谋

催人情软

爱情,它总会带给更多人光明

到了黄山脚下,天阴了起来,点点滴滴下起了小雨。仰头向上看去,黑云像一大群天兵天将气势汹汹地向山峰压下来,一直把山峰压到黑云里面。一想到那个阴沉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去处,大家的心情也如天气一样阴沉沉的。我则想,云雾遮就遮了吧,雾中黄山或许不为晴天所得,也许更有一番韵味呢!

一路上,没遇到一个人,周围的一切清新润泽,幽深宁静,神秘飘逸。我在奇松、怪石、云海间穿行,雾越走越浓,路越走越险,山越走越小,心越走越高,一直向上,向上,一步步地提升,一层层地超越。一种新奇、刺激、自由的情绪洋溢在我心间,洋溢在莲花峰上。这时的莲花峰只属于我,它展开了一切,任我自由地欣赏,自由地感悟,自由地触动;而此时的我也只属于莲花峰,我放弃了一切,远离了一切,只让它用云雾来自由地浸染,用山路来自由地牵引,用灵性来自由地塑造。我分明感觉到,一个从未接近过的存在离我越来越近了,一个从

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!他那苍凉、孤寂和悲壮的心绪像闪电一样穿透了千年的历史时空,传到了莲花峰顶,传到了我的心里。从莲花绝顶往下走,雾还很大,风也很大。转过了一块硕大的岩石,一幅平生从未见过的图画清清爽爽地呈现在我的眼前,是白玉兰,是一朵朵冲破了云雾开放在对面黑色山岩上的白玉兰!我的眼睛为之一亮,心为之一动。那种感觉,好像是儿时跑了几十里山路,去看几个月看不上一场的电影,刚一进村口,就看见迎面挂在两棵大柳树间的乳白云银幕似的。那份喜悦,那份激动,深深埋藏在心底几十年,没想到让眼前这幅图画给唤出来了。

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?背景是大团大团的云雾笼罩下的黑色,而远处本该属于这个背景的东西都隐藏起来了。那是一种由黑色的山岩、欲吐绿的草木和墨绿色的松树融合在一起,调和在一起形成的黑色,是一种肃穆凝重中泛着光亮和灵气的黑色。在这黑色背景映衬下的白玉兰,像刚刚下过雨晴朗的夜空中的星星,闪烁着诱人的光芒。这光芒深邃而明亮,柔和而执著,神秘而亲切,直直地射入了我的心田,一下子拂走了我从峰顶带下来的那种苍凉孤寂的情绪。白玉兰的馨香也随云雾飘来,清新悠长,浸润着我的肌肤,涤荡着我的心灵。霜素凝鲜!我脑海里一下浮现出的就是这个词语。白色的花,鲜活明亮,清新润泽,柔美光洁,真如刚凝结了的霜一样,仿佛你朝它呵一口气,它们就会融化消逝似的。它们在这神幻般的世界里自由地生长了千万年,无拘无束,容不得一丝的束缚和压抑;它们被这清爽的云、高洁的风沐浴浸润了千百遍,容不得一丝纤尘的浸染;它们被黄山的神、莲花峰的仙每一分每一秒地精心呵护着,无忧无虑,容不得一点点外来的欺侮和轻薄。它们是美,是美的化身,美得像一群身着白衣的仙子,从云雾遮盖着的背景深处走来,走到我的面前,向我张开了灿烂的笑脸,但是在离我很近时,蓦然停住了,不动了。或许是因为我和它们之间隔着云,隔着雾,隔着万丈沟壑;或许是它们精确地测度好了展示给我的美的距离,美的视角;或许它们本性冷峻清高,不近俗人。而我这无处不受束缚的生命,有限时空存在的灵魂,虽渴望着自由,钦羨着美丽,追求着永恒,但却担心那太近的距离,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惊扰了它们,妨碍了它们的自由和美。呵,白玉兰!你这自由的精灵,你这永恒的存在,你这美的化身,在我之前、没我之后的千千万万年前生长开放在莲花峰上,而此时此刻,却就在我的眼前,我能够真切地与你相遇,是个运气,是个机缘。



闲庭信步

咋就和蝉过不去

□ 董改正

读《庄子达生》篇,看到“仲尼适楚,出于林中”,不由失笑,调皮的庄周又拿宽仁的孔子说事了。这回说的是孔子看到一个驼背的捕蝉人,拿着工具就像摘豆角一样捉蝉,轻而易举,神色自若。孔子便去问道,捕蝉人捧出一锅心灵鸡汤来,孔子喝完,告诉弟子们说:“运用注意力不散,就是高度凝聚精神,恐怕说的就是这位驼背的老人吧!”

或曰,蝉扰人清梦,故捕捉。盛夏蝉鸣如雨,捕一只简直连汤止沸都不如。或曰,蝉是害虫,故设捕蝉人,护林,护庄稼,保持生态平衡。查阅典章制度,似乎没有“捕蝉司”一职。或曰,蝉是药材,医家以为药。蝉蜕为药多,捕蝉做药的,却是寡闻。

任一名,阉奴5人、女媪20人、女奴40人,专门做酱,用来献给君王和祭礼。蝉酱,或许有过。

下沸汤中,即出,擘,如上香菜蓼法。”捶扁了,烤也可,蒸也可,焯也可,香菜、酢、蓼等不可少。贾思勰津津乐道,想必吃过,而且应该很好吃。

庄子喜欢拿孔子说事儿,因此这事我怀疑是杜撰的。闲谈时,问于多闻者,他说可能是真的,因为春秋时代,确有捕蝉人。不免讶异,捕蝉不是孩子们的游戏吗?捕来却不知道要怎么办,或是拿绳子系着,看它奋勇飞去,拽起长线笔直,再重重砸下,尖叫呼痛;或是拿来喂鸡;或是发会呆,将它抛向湛蓝的天宇,蝉惊诧莫名,尖叫一声,洒一脸感激的蝉屎,遁入空远——这些只是孩子的把戏,那么大人何为捕蝉呢?

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一日看到浙江某地以蝉补龙虾不足,忽然脑洞大开:莫非是用来吃的?就像现在饭店自己收龙虾、螺蛳一样,古代厨房也收蝉以充肉食匮乏,故有捕蝉人?查阅资料,在《礼记内则》里,明明确确地记载着:“……爵、鸚、鯛、范、芝、芡……皆人君燕食。”上行下效,或是下行上效,江湖之远也有烹蝉菜谱。

魏晋南北朝时,不知道什么原因,这个喜欢谈禅的时代,对吃蝉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曹子建看不下去了,写了一篇《蝉赋》:“唯夫蝉之清素兮,潜厥类乎太阳。在盛阳之仲夏兮,始游豫乎芳林。实澹泊而寡欲兮,独怡乐而长吟。声微傲而弥厉兮,似贞士之介心。”但是凡夫俗子可不管蝉有这么多可以让诗人“兮”的地方,捕蝉者照样捕:“持柔竿之冉冉兮,运微粘而我。欲翻飞而逾滞兮,知性命之长捐。”厨师照做不误:“委厥体于膳夫,归炎炭而就燥。”这么高雅的雅士,竟遭伙夫之荼毒,呜呼!

吃蝉延续了很多年,到清代时,夏日高柳捕蝉,如同清溪捉虾一般,毫无违和感。乾隆《潮州府志》记载:“潮人常取蝉,向火中微炙即啖之。”这是烤牛排到三分熟,营养,脆嫩,口感应该不错。

香樟树站立,整个小城都显得格外温馨、宁静而又挺立。

就连头顶上的白云也愿停片刻,看树的周围飘着人间烟火,一种三千年的暗香,让它着迷。

一棵树,就是一个神灵,指引我前进还是后退,向左还是向右。

香樟合掌处,只有一扇门的慈悲。眉间的霜雪,是岁月的过往。

更多时候,香樟树会伸出一千双手,把一万个熙熙攘攘分流,分散到更多更小的亮着温暖的窗户外。

月光从香樟树上下来,一点点为我们铺出了来路。从乡下到小城,从春分到夏至,就像我扶着老树走出人生的第一步,就像你绕过老树看到了诗与远方。

香樟树保护着自己,也保护着你,保护着街道、家园。

有一次,我们不自觉地靠在了它的身上,发现上面贴满了各种小广告,仿佛一道道伤疤,从此让我们一次次,产生了保护对方的冲动。

也让我一次次以一棵树的名义,站立,挺拔,伸展。

像一棵香樟,最终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。

万家灯火

亲情家事

出租屋

□ 何愿斌

回老家时,父亲高兴地告诉我,租客刚刚打过电话,今天要来出租屋填报高考志愿。

们兄弟二人就是在这里励志读书考取大学的。

“蹭凉”误导

□ 马海霞

老宅三百米外,是一所高中复读学校,每年都会有一批学子来这里重拾大学梦想。

男孩的妈妈几天前打电话给我父亲报喜,说孩子今年比上一年多考了一百分,成绩远远超出一本线。根据孩子要求,要把好消息和经常鼓励他的房东分享一下。

婆婆节俭,只有我们在家时,她才舍得开空调,我们上班一走,她便关了空调,说自己吹空调不舒服。但我们很清楚,她是怕电费支出太多。

我,还去图书馆吗?若去,带着她。看来婆婆蹭凉上瘾了,我正要此意,婆婆俩又在图书馆泡了一天。

老宅房舍简陋,所余空间不大,只够陪读一家人将就使用。来看老宅的人不多,肯留下来入住的大多是看上租金便宜。父母亲并不在乎,只要租客中意,能相处一年就是缘分。

晌午时分,男孩提着一篮水果从学校赶过来了。

这天我想去图书馆看书。因担心自己走后,婆婆又关空调了,便邀请婆婆同去图书馆。婆婆立马就回绝了,说她没多少文化,一个种地的老太太去图书馆看书让人笑话。

然而,连续两周陪婆婆去图书馆后,蹭出经验的婆婆竟然领着小区里好几位大妈去图书馆“共享”清凉了。

去年夏天入住的男孩来自农村,高考成绩距离二本线还缺十几分,起初觉得复读也没有多少希望,于是跟随母亲务工。一段时间后,男孩切身感受知识的重要性,主动要求再复读一年。

男孩重新坐到小小书桌前,让他妈妈拍照,他说出租小屋的时光永远难忘,他要把美好的记忆留存下来。

婆婆读了五年书,读书看报没有问题,但没养成看书的习惯。我见邀请不成,便抛出“优惠措施”：“去吧,图书馆可凉快了,很多人去了那里不是为了看了书,有些人去那里是为了蹭凉。”

晚上,我跟老公吐槽:“咱妈那天跟我说了,说你带她去图书馆,进门就帮她选了一本做菜的书,她懂你啥意思,是想让她自学厨艺。”

出租屋是男孩自己选定的,一方面是因为老宅安静,远离街道。还有一个原因,是听说三十年前我

男孩认真真地模拟高考志愿填报,他的母亲很快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:“孩子,妈妈为你的成长骄傲!”

为了帮婆婆“合理”蹭凉,我帮她选了一本烹饪书籍。在靠窗的位置上,婆婆俩安静地看了一上午书。

老公瞥了我一眼,说:“蹭凉去商场也可以呀,不一定非得去图书馆。你没发现吗,这段时间咱家的菜品从卖相到营养,再到味道,都有所提高。”

需要的时候毫不迟疑等待和忍耐同样是美德每撸一次面,心弦就触动一次

男孩离开时,非常有礼貌地和我们话别,看得出,他是带着一颗感恩和希望的心离去的。父亲说,这孩子比去年来时更懂事了。

婆婆一听可以蹭凉,便答应与我同去。

老公一提醒,我才醒悟过来,原来婆婆去图书馆不是白蹭凉,是去看书学习了。老公悄悄告诉我:“咱妈那天跟我说了,说你带她去图书馆,进门就帮她选了一本做菜的书,她懂你啥意思,是想让她自学厨艺。”

一根筋的执拗。宛若,美食派来的使者

第二天一早,吃过早饭,婆婆问

婆婆一听可以蹭凉,便答应与我同去。

婆婆一听可以蹭凉,便答应与我同去。

欠,又跟我解释:“我刚开始是那么想的,但现在是真喜欢上图书馆了,你看看,我现在开始看科学养生方面的书籍了,还记了笔记呢。”

我一看,婆婆果然记了半本子笔记,看来婆婆看书是认真的。一次有心的“蹭凉”,意外挖掘出了婆婆的兴趣爱好,双赢。